

徐坊致繆荃孫書札考釋*

崔建利

內容提要：繆荃孫和徐坊均為近代著名藏書家，京師圖書館首任正監督。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為近代學者與繆氏論學的書札，其中收徐坊書札5通。5通書札不僅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徐坊文風和旨趣，還蘊含著豐富的近代藏書史信息，具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。筆者根據《藝風老人日記》中的相關記載，對這5封書信作了釋讀。

關鍵詞：徐坊 繆荃孫 藝風堂友朋書札 藝風老人日記

由顧廷龍倡導並校閱、經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為晚清及近代學者與繆荃孫論學的書札，其中收徐坊書札5通。徐坊（1864—1916）字士言，又字梧生，號矩庵、樓亭樵客等，原籍山東臨清。曾任戶部主事。庚子事變後，接替自殺殉國的王懿榮任國子丞。宣統元年（1909）京師圖書館創立，徐坊被任命為副監督。民國後又委身小朝廷，任遜帝溥儀的漢文老師。1916年因病去世。繆荃孫（1844—1919），字炎之，又字筱珊，晚號藝風老人，江蘇江陰人。1876年中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。中國近代藏書及刻書大家、版本目錄學家。生平著述宏富，其成就及生平事跡早已盛名學界。而徐坊雖稱得上近代著名藏書家，但一生著述無多，其作品除了《晚晴簃詩匯》收錄18首詩外，存世文章更為稀見，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所收的這5通書札便頗顯珍貴，不僅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徐坊文風和旨趣，還蘊含著豐富的近代藏書史信息，具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。但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所載信札均為原文字直錄，除部分書信落款題具時間外，大多沒有具體年月，徐坊這5通書札亦然，除了一通書札落款中注明月份外，其他4通無任何時間，信中所涉及的一些人物、事件及藏書信息對一般讀者來說也不易理解。

繆荃孫從44歲起開始記日記，《藝風老人日記》即為繆氏自1888年（光緒十四年）3月至1919年10月間共32年的日記，所記內容雖然簡略，但從每天的天氣狀況到自己的行跡交往等均作記錄，詳細展示了繆荃孫後半生的交遊和學術活動，為研究晚清至民初的學術史、藏書史提供了豐富資料。日記中有關和徐坊交往的記錄很多。近來筆者通過閱讀《藝風老人日記》，基本上將徐坊5通書札的時間理清，對信中涉及的一些人物、典故等也作了相應考證。雖然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在錄入這5通書札時並沒對其寫作時間加以考證，但巧合的是，5通書札正好是按寫作時間從晚到早的順序排列的。本文論述理應按從早到晚的順序展開，因為部分書信存在內容上的前後照應關係，但為了讀者識讀方便，本文論述順序仍按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所排順序展開。大體模式為先將原信列出，後以按語形式對每封信的寫作時間略加推證，並對信中涉及的人物

或典故逐一進行考述。

筱珊仁兄世大人閣下：

別來數載，正切懷思，忽奉惠書，並承賜新刻書六種，感謝無似。閣下主講鍾山，姬傳、弓父而還，得君而三，真可後先輝映矣。弟自甲午十月，奉母出京，遂遊秦中，荏苒征塵，了無所得。乙未（1895）冬，還都後，始得《周易》、韓文，較之伯兮黃唐《禮記》有過之無不及也。近較刻《四溟集》，尚未畢工，係用冰玉堂二十四卷本，又附以補遺一卷。鄭架如有趙康王、盛以進兩刻，祈惠假一校異同，無任感禱。《鴻慶集》望賜一部，是否即從敝藏明鈔本出？賜餘、文介兩集，弟處無之，如有必鈔寄。前承代借仲約侍郎十四卷本《揭文安公集》，未及迄寫，至今耿耿。尊處必有副本，敬祈錄副見寄，紙工若干，或由寶華堂李子餘搬運，或由弟處寄上不誤。佩南素車白馬，來臨高陽之喪，晤談一次，又以喪侄，匆匆東歸矣。手此奉懇，敬請著安。弟坊頓首。

按：從信中提及的甲午、乙未年號看，此信應寫於1895年後。又繆氏《藝風老人日記》丁酉（1897）五月二十五日記：“發徐梧生信，寄先哲遺書。”^①（丁酉日記第959、961頁）這是繆氏日記中唯一一次提及與徐坊發信並寄書，與徐坊信中所言“忽奉惠書，並承賜新刻書六種”相應。繆氏所言先哲遺書即《常州先哲遺書》。第一集收了自梁至明的著述40種，分經，史，子，集四類，並附清人著述3種。後編收書21種，主要為明清兩代之書。又補第一集所遺二種。原計劃出三集，但因政局的變化，所以只好出完後編而中止。此書由盛宣懷個人出資，委託繆荃孫編訂出版。全書所據大半為繆荃孫所藏之書，部分為繆氏向友朋詢借。全書體例完善，是一部編校認真的地方叢書。夏孫桐《繆藝風先生行狀》云：

盛愚齋（宣懷）《常州先哲遺書》，則全出先生藏本，編校亦一手所成。原擬分為三集，寫定目錄，因辛亥（一九一一）之變就已刻者結束，尚餘二十種存俟同郡後來廣續之。^②（第3445頁）

徐坊信中所言“新刻書六種”，應該就是“先哲遺書”中的六種。繆氏於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）至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於南京鍾山書院講學，徐坊寫此信時，繆氏已主講鍾山書院一年，“閣下主講鍾山”一句即反映了這一情況。又繆氏《藝風老人日記》1898年1月16日：“交……《揭文安集》、《鴻慶集》與徐梧生。”^③（戊戌日記，第1020頁），應該是接徐坊信後應徐坊要求而為，與徐坊信中向繆氏求《鴻慶集》及《揭文安公集》相應。而從“交”字看，這兩種書很可能是託人順便捎往京城徐坊處而不是通過郵寄。綜合以上分析，可確定該信寫作時間應為1897年，大體應為該年的6月至8月之間。

姬傳、弓父分別是指姚鼐和盧文弨，二者先後主講鍾山書院。鍾山書院是清代江蘇的一所著名書院，也是江蘇省的省會書院。雍正曾御書“敦崇實學”匾額賜之。建於雍正二年（1724），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改設中學堂，前後歷時近180年。據《（乾隆）江南通志》載：“江寧府書院在上元縣治北，舊為錢廠地，國朝雍正二年，總督查弼納建，顏曰鍾山書院。”^④（“雍正二年設鍾山書院”條引述，第740頁）由於歷代官府重視，書院經費充足，規模較大，面向全省全府，由官方進行甄選優秀高材生入院學習，免費供應吃住。盧文弨（1717—1796），字召弓，一作紹弓，號磯漁，又號槧齋，抱經，晚年更號弓父，人稱抱經先生，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到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年主講鍾山學院。姚鼐（1731—1815）字姬傳，號惜抱，安徽桐城人。乾隆時進士，官至刑部主事，曾任《四庫全書》纂修官，後以母老辭官講學，曾於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至嘉慶五年（1800）、嘉慶十年（1805）至二十年（1815）兩次出任鍾山書院山長直至去世。

《周易》、《韓文》：《周易》指徐坊從翰文齋主韓文光處所買的北宋監本《周易正義》，是國內《周易》單疏的孤本。徐坊視此書為至寶，秘不示人。傅增湘在談及監本《周易正義》時曾道：“監丞藏書風富，然嚴扃深鎔，秘不示人。同時嗜古如繆藝風，窮經如柯鳳蓀，與監丞號為石交，亦未得寓目。”^⑤（第3頁，《宋監本周易正義跋》）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記曰：“徐梧生以三百金購北宋本《周易正義》（道州何氏所藏），此在光緒甲乙間事。”^⑥（頁117，卷六）光緒甲乙即指徐坊買此書時間是在光緒甲午（1895）到乙未（1896）之間，這與“乙未（1895）冬還都後，始得《周易》、《韓文》相符。

“韓文”指《韓文舉正》，又稱《韓集舉正》，是南宋方崧卿校理韓愈詩文時做的校勘記，為兩宋時期私家校勘記彙編的典範之作。方崧卿（1113—1194）字季申，南宋興化軍莆田人，雖為地方官員，但長期致力於韓愈詩文集校理，最終整理出一部品質較高的韓愈詩文集，於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刻於南安軍，這就是淳熙本《昌黎先生集》。《韓集舉正》即淳熙本《昌黎先生集》的附錄，南宋中後期已和《昌黎先生集》分開單獨流傳，被稱為《韓集舉正》。就版式而言，該本字體清勁，版式闊大，為宋版書之佳品。關於該本歷代流傳及去向，劉真倫曾作過詳細考證：“該本出一元翰林院，後入昆山顧氏。明代屬昆山葉氏、華亭朱氏。至清代，先後藏於大興朱氏，青浦王氏，咸豐年間流入琉璃廠。至民國年間屬臨清徐氏，一九二八年流入日本，現藏於大倉文化財團。”^⑦

“伯兮”即盛昱（1850—1900），字伯義，又寫作伯熙、伯兮，號韻莳，別署意園，姓愛新覺羅，滿洲鑲白旗人。精目錄版本源流，嗜藏書，所藏宋、元、明、清精本極多，其皮藏書籍、金石、書畫之室曰“鬱華閣”，其藏書多有朱筆題識，有《意園藏書目》1冊。於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六月購得《禮記正義》，為宋紹熙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（元遞修），共70卷，40冊，係宋刻中之巨擘，刊刻精美，間有補版。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中記曰：“有惠棟長跋，每卷鈐季滄葦藏印，又有秋堅圖書偽印。”^⑧（卷一，第55頁）李盛鐸在其《禮記正義七十卷》跋中對盛昱購藏此書記載頗詳：

惠松崖先生所校七十卷本之《禮記正義》，相傳由瑣川吳氏轉徙歸曲阜孔氏者，沉晦百餘年，嗜古者幾疑秘帙已不存天壤。光緒丁戊之交，頗聞此書復出，為鬱華閣所收，珍秘不肯示人。余歸自東瀛，伯義前輩已歸道山，篋冊塵封，無由得見。壬子（1912）之夏，鬱華書籍散出，是書輾轉，遂歸三琴趣齋插架，可謂得所歸矣……是此刻為《禮記》注疏合刻第一祖本，又為海內第一孤本。^⑨

據李盛鐸子李滂記載，徐坊收書，一不惜重價，二所收多為他人罕見之書。書商送上門的書籍，徐坊一定詢問李盛鐸、盛昱是否過目。如果他二人看過，徐坊就不收購了。徐坊在信中就自己心儀之收藏與盛昱的黃唐《禮記》對比，也能體現出這一點。

“《四溟集》”即明謝榛（1499—1579）《四溟山人全集》。明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，趙康王枕易道人朱厚熜刊行了謝榛的詩集《四溟旅人詩》四卷，康王並為之作序。趙康王死後，謝榛離去。後又游於趙康王曾孫穆王恒易道人朱常清，穆王也禮遇謝榛，謝榛去世後，穆王承其先祖遺志，於萬曆二十四年（1596）又續刊了謝榛的詩全集，題為《四溟山人全集》，凡二十四卷，其中詩二十卷，《詩家直說》（即《四溟詩話》）四卷，穆王為之序，有趙王邸冰玉堂刊本。萬曆四十年（1612），臨清州知州盛以進得趙王邸《四溟山人全集》二十四卷重刊本，重新補訂校刊為十二卷本，凡詩十卷，卷首《詩家直說》二卷。此本卷數較所據原刊本二十四卷減少了一半，是因為盛以進將原本每二卷合併為一卷之故，內容並無不同。徐坊信中向繆荃孫詢借“趙康王、盛以進兩刻”，即是想用這兩種版本與冰玉堂本對校。

《鴻慶集》指《鴻慶居士集》。著者孫覿（1081—1169），字仲益，晉陵（今江蘇常州市）人，進士，官至翰林學士、吏戶二部尚書，工四六文。曾因罪獲斥提舉鴻慶宮，故其集稱為《鴻慶居士集》或《鴻慶集》。《鴻慶居士集》共42卷，徐坊藏有該書明刻本，《常州先哲遺書》第一集已收錄。繆荃孫於1894年2月18日記有“借徐梧生《鴻慶集》刻本”^⑩（甲午日記，第624頁），19日則記有“校《鴻慶集》第一卷”^⑪（甲午日記，第624頁），《藝風藏書記》卷六記載《鴻慶集》曰：“傳抄本。荃孫以明刻及《大全集》校刊一過。”^⑫（卷六，第151頁）這裏的“明刻”應為徐坊藏本，《大全集》即《孫尚書大全集》的簡稱。由上述記載可知，繆氏是據徐坊藏明刻本《鴻慶居士集》與《孫尚書大全集》相校，最後輯補成《鴻慶居士集補遺》（又稱《鴻慶集補遺》）20卷，編入《常州先哲遺書後編》中。

“賜餘、文介兩集”：大概是繆荃孫編輯《常州先哲遺書》所需書目，並曾向徐坊詢借。以此推測，賜餘當指《賜餘堂集》，明吳中行撰。中行字子道，號復庵，江蘇武進人。隆慶五年（1571）進士。《賜餘堂集》為其子大理寺少卿吳亮編，共十四卷，被繆荃孫收入《常州先哲遺書後編》。“文介集”疑為明人孫慎行著作。孫慎行（1565—1636）字聞斯，武進（今江蘇常州）人。萬曆二十三年進士，授編修，累官左庶子，去世後被朝廷追贈為太子太保，諡文介。著有《困思抄》、《慎獨義》等。《常州先哲遺書後編》中收錄孫慎行兩種著作，即《恩卹諸公志略》一卷和《玄晏齋困思抄》二卷。徐坊所言“文介”究竟是指哪一種，或是兩種都包含？則很難確定。

“仲約侍郎”即李文田（1834—1895），字仲約、余光，號若農、芍農，諡文誠，廣東順德人，咸豐九年（1859）進士，官至禮部侍郎，為繆荃孫版本目錄學的引路人，繆氏一直尊稱其為順德師。繆氏在《書林清話》序中曰：“荃孫於版本之學亦有同嗜。丁卯（1867）川閬，策問《文選》一條受知李順德師，以目錄之學相助，孜孜矻矻五十餘年，未嘗稍懈。”^③

“《揭文安公集》”著者為元詩四大家之一揭傒斯（1274—1344），字曼碩，諡文安，元代富州（今江西省豐城縣）人，元代著名詩人及史學家。徐坊所藏揭氏此書現藏於首都圖書館，馮秉文在《首都圖書館館藏古籍概述》中對此書著錄如下：“《揭文安公詩文集》14卷、附《補遺》，元揭傒斯撰，清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抄本，光緒二十四年徐坊識，繆荃孫手校。”^④（第127頁）無論從抄寫時間還是有繆氏手校看，均可與此信內容相印證。

“寶華堂李子餘”：寶華堂為北京琉璃廠一書肆，光緒年間開設，店主張玉珂為河北冀縣人，經營四十餘年，民國間由其徒弟、冀縣人李慶聚（字子餘）接掌，經營數年後歇業。

“佩南”即孫葆田（1840—1911），字佩南，山東榮成人。同治十三年進士，晚年寄居濰縣，與柯劭忞、王懿榮、盛昱、徐坊等交往甚篤，與繆荃孫為丁卯（1867）同年，繆氏於1891年主講山東濰源書院時，孫葆田正主講尚志書院，二人交往頗深，繆氏曾為孫葆田《校經室文集》作序。

二

彼珊尊兄世大人左右：

頃聞尊處御車需人，有楊六者，通州人，尚樸誠可用，祈試一用之，何如？執事前從況舍人假錄《炊聞詞》，能為弟寫一部否？《青虛集》已畢工，尚未校印。陳藏本惜太叢殘，尚未及校，恐無出十一卷本之外者矣。昨有友人託鈔浙撫楊中丞護本傳，祈便中錄示為幸。《桂隱文集》鈔畢否？鈔若干？示知為要。此請開安，坊白。

按：繆氏日記1894年1月19日記曰：“交桂隱文集炊聞詞與徐梧生併合五十六千。”^⑤（甲午日記，616頁）因此時徐坊和繆荃孫都在北京，故該信很可能為侍從遞交，時間就在1894年1月前後。

“況舍人”即況周頤（1859—1926），原名周儀，因避宣統帝溥儀諱，改名周頤，字夔笙，一字揆孫，別號玉梅詞人、玉梅詞隱，晚號蕙風詞隱，人稱況古、況古人，室名蘭雲夢樓、西廬等。廣西臨桂（今桂林）人，原籍湖南寶慶。光緒五年舉人，曾官內閣中書，後入張之洞、端方幕府。

“《炊聞詞》”：清王士禛著，本名《炊聞卮語》，收錄詞作173首，深受常州詞家陳維崧稱許。版本有康熙《國朝名家詩餘》本、光緒《吳氏石蓮庵刻山左人詞》本、《四部備要》本等。

“《青虛集》”指王太嶽的《青虛山房集》。王太嶽（1722—1785）字基平，號芥子，河北定興人。清乾隆七年（1742）進士，授編修。累遷至雲南布政使，後遷國子監司業。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被任命為《四庫全書》總纂官。其《青虛山房集》又稱《芥子先生集》，傳世版本多種。潘景鄭在其《著硯樓讀書記》中有“稿本青虛山房集”一則，對該書10卷稿本進行了記述。^⑤（第536頁）刻本則有24卷本和鹿傳霖所刻11卷本等。顧廷龍在《青虛山房集跋》中記曰，鹿傳霖曾對該書24卷本“訪之久而不可得”^⑥（第297頁）。孫殿起《販書偶記》卷十五記曰：“《青虛山房集》十一卷，定興王太嶽撰。光緒癸巳定興鹿氏刊。”^⑦（第383頁）說明孫氏所見為鹿傳霖所刻十一卷本，“計詩二卷，文三卷，《涇水考》一卷，《答學徒》一卷，尺牘四卷”^⑧（第297頁）。光緒癸巳即光緒十九年（1893），“鹿氏”即指徐坊岳父鹿傳霖，從徐坊信中“《青虛集》已畢工”看，徐坊很可能是替岳父董理《青虛山房集》的刊刻事務，且當時已刻完，孫殿起所記該書版本時間與徐坊寫此信的時間相符。

“楊中丞護”：即楊護（1744—1828），字邁功，江西金溪人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進士，於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）至二十三年（1818）任浙江巡撫。

“《桂隱文集》”：元劉誦（1268—1350）撰，八卷，附錄一卷。劉誦字桂翁，號桂隱，吉安廬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徐坊在1893年10月15日信中讓繆荃孫代鈔《桂隱文集》，故此信問其進程：“鈔畢否？鈔若干？”

三

手示具悉。《淮陽集》收到，謝謝。鈔資若干，祈示知。前懇轉借《太倉志》，如有之，希擲下也。雪晴寒甚，容再走譚。《桂隱文集》雖出自明本，亦乞代借移寫為幸。此上，敬請著安，坊拜白，十月望。

按：“十月望”即10月15日。繆氏1893年10月14日記曰：“送《淮陽集》與徐梧生。”^⑨（癸巳日記，590頁）1893年10月24日記曰：“借《太倉志》於陸蔚亭，轉送徐梧生。”^⑩（癸巳日記，593頁）據此可知徐坊此信寫於1893年10月15日。

《淮陽集》：著者張弘範（1238—1280），字仲疇。易州定興（今屬河北）人。因對南宋作戰有功，元仁宗延祐六年（1319）被追封為淮陽王，故其詩詞集均以“淮陽”為名。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楊鐘教授考證，《淮陽集》有一卷、二卷兩種版本。一卷本收入張弘範詩120首；此外，還有一些集外佚詩。二卷本除一卷詩外，還有一卷《淮陽詩餘》。《淮陽集》二卷的常見版本有《四庫全書》本。清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）鹿傳霖又重刻了張弘範集，名為《張淮陽集》，兩卷，詩、詞各一卷。^⑪（第264頁）鹿傳霖所刻《淮陽集》實為其婿徐坊董理，從“《淮陽集》收到，謝謝。鈔資若干，祈示知”看，徐坊曾讓繆荃孫代鈔《淮陽集》，而且，從繆氏1893年10月16日所記“與順德師送行，並還張淮陽詩”來看，所鈔《淮陽集》底本很可能是繆荃孫從李文田處借來的。

四

示悉。《文潞公集》八冊收到。大著校勘記能早賜一閱為盼。徐集尚未校畢，容遲日奉還。《晚聞居士集》尚在廠中，今日取回，遣價送上。附呈謙牧堂鈔本《揭文安集》一函，文與文粹同，當出鈔撮也。此上，敬請輒安。坊白。

日來晤廉生，聞冀北病劇，極念。

按：繆氏 1893 年 5 月 2 日記曰：“還徐梧生《文潞國集》八冊，又假歸揭文安公舊鈔本一冊。”3 日記曰：“借梧生《晚聞居士集》。”^②（癸巳日記，546 頁）可知這封信寫於 1893 年 5 月 2 日。

“《文潞公集》”：宋代文彥博（1006—1097）著，40 卷。作者曾封潞國公，故名。繆氏所謂“《文潞國集》八冊”實即徐坊所收《文潞公集》八冊。從繆氏 1893 年 3 月 17 日記“借徐梧生潞國集、丹淵集”^③（癸巳日記，534 頁）可知繆荃孫向徐坊借《文潞公集》的時間是 1893 年 3 月 17 日。

《大著校勘記》：應為《文潞公集》校勘記。繆荃孫《藝風堂藏書記》之“文潞公集四十卷”條曰：“傳鈔明嘉靖刻本。明刻訛字太多，荃孫撰《校勘記》一卷。”^④（卷六，第 141 頁）

“徐集”：指《徐常侍集》，又名《徐公文集》、《徐騎省集》、《徐鼎臣集》、《徐寓山集》，北宋徐鉉（916—991）著，30 卷。前 20 卷為徐鉉自編南唐時作品，後 10 卷為其婿吳淑所編入宋後作品。該書初刊於宋天禧元年（1017），為今所知宋人別集最早刊本。繆氏 1893 年 2 月 12 日記曰：“王季樵、徐梧生來。梧生假《徐常侍集》去。”^⑤（癸巳日記，525 頁）可知，徐坊“尚未校畢，容遲日奉還”的“徐集”應為《徐常侍集》。

“《晚聞居士集》”：又稱《晚聞居士遺集》，10 卷（含卷首 1 卷），清王宗炎（1755—1826）著。宗炎原名琰，字以除，號穀陸，晚號晚聞居士，浙江蕭山人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進士。未授官而歸，著書教授以終其身。聚書十餘萬卷，築“十萬卷樓”以藏。

“謙牧堂”：揆敘的室名。揆敘（1675—1717）字愷功，號帷實居士，滿洲正白旗人，明珠之子，官至右都御史，諡文端。刻印過元揭傒斯的《揭曼碩詩集》3 卷、《揭文安公文集》9 卷。

“廉生”：王懿榮（1845—1900）字正儒，又字廉生（蓮生），山東煙臺人，光緒庚辰（1880）進士。1894 年任國子監祭酒，與徐坊、柯劭忞等交情甚篤，視繆荃孫為知遇恩師。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中收他與繆荃孫書札 89 通，足見二人關係之密切。“冀北”即王懿榮長子王崇燕，字冀北，張仁駿之長婿。光緒十九年（1893）6 月 16 日病逝於北京，時年 26 歲。

五

昨承允借明本《揭文安文粹》，又李侍郎藏鈔本《文安文集》，祈賜擲下。將以敵藏謙牧堂鈔本一校之也。肅上，敬請報安。坊白。筱珊尊兄太史世大人著席。

按：繆氏於1893年4月11日記曰：“徐梧生借《揭文安集》及沈刻《文粹》去。”^⑤（癸巳日記，540頁）可知該信寫於1893年4月11日。

“明本《揭文安文粹》”：《揭文安文粹》為揭傒斯文集單行本，流行版本很多。從繆氏日記之“沈刻文粹”看，徐坊信中的“明本《揭文安文粹》”應為明天順五年（1461）沈琮廣州府學刻本。

* 基金項目：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“民國時期的古籍叢書研究”（12YJA870002）階段性成果。

注釋：

①③⑩⑪⑮⑯⑰⑱⑲繆荃孫：《藝風老人日記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6年。

②夏孫桐：《繆荃孫先生行狀》，《藝風老人日記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6年。

④柳詒徵等：《首都志1—4》，臺灣成文出版社，1983年。

⑤傅增湘：《藏園群書題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
⑥葉德輝：《書林清話》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09年。

⑦劉真倫：《韓集舉正匯校》，鳳凰出版社，2007年。

⑧傅增湘：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
⑨李盛鐸：《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5年。

⑫⑳繆荃孫：《藝風藏書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。

⑬繆荃孫：《書林清話序》，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09年。

⑭馮秉文：《首都圖書館館藏古籍概述》，《首都圖書館同人文選》，學苑出版社，2003年。

⑮潘景鄭：《著硯樓讀書記》，遼寧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。

⑰⑲顧廷龍：《顧廷龍文集》，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，2002年。

⑱孫殿起：《販書偶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。

⑳楊鐘：《元詩史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3年。

（作者單位：聊城大學圖書館）